

文艺随笔

二月河的写作“三气”

何小琼

作家二月河，在许多人心中，是传奇式的人物。网上流传他的照片，笑容可掬。他的“帝王系列”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被世人称为“落霞三部曲”。并多次搬上荧幕，引起极大反响。

4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的二月河，上学时并不是学霸。小学留一级，初中留一级，高中依旧还是留一级。他高中毕业时已经21岁，同龄的伙伴都快大学毕业了。

事实上，二月河从小就有着鲜明的个性，从不按常理出牌，洒脱随性。他父母那时候工作非常忙碌，他就时常寄住在亲戚，或者父母朋友家。他调皮的个性没少让老师头疼，但也无可奈何。谁也想不到，他长大后居然成了大作家。

一位年轻人专程请教二月河写作的窍门。二月河不假思索地回答：“杀鸡用牛刀。”这听起来似乎没有头尾的话让年轻人有些懵圈。二月河解释说，一个人想要创作出好作品，就必须全力以赴，打足十二分精神，心无旁骛地做这件事情，必须用杀牛的勇气，去拼搏，去面对，不退缩，不放弃。

二月河说写作有“三气”。一有少许才气，不足为奇；二运气尚可，值得庆幸；三最主要靠力气，能吃苦。二月河写了二十多年，一天写十几个小时，身体力行，用心血和汗水筑造出了文字“长城”，这不正是对写作“三气”最好的诠释吗？

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优点，在写作方面，可能天生对文字敏感，可能对素材把握准确，但这不足为奇，只能说是运气，可以有些许的自傲。但这些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是不足以支撑写作这条大路的，何况写作是一辈子的事。而最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靠力气，靠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写，不断修改，让自己走在写作路上，脚踏实地，才能春暖花开。

我学习写作八年，资历尚浅，自身文化程度低。写作上仅仅有点微弱的天赋，或者说是喜欢。至于运气，就是遇到好老师，给我帮助和指导，不迷惑，有鼓励。再有就是自己持之以恒的坚持。从最初写一篇文章要好几天，到现在的游刃有余，我一路摸索着走来，从不觉得写作会有什么捷径可走。唯有多读，多学，多写，多练。我下的苦功对别人来说也许不足为奇，但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财富。因为这是之前都无法想象的。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偶尔在杂志上看到二月河先生说的写作“三气”，联想到自己，顿时觉得如沐春风。是啊，二月河打小并非天才，但依旧在创作上声名鹊起，凭的不就是坚持的力量吗？

风物写意

茨菰滋味长

李志杰

茨菰，淡淡的清香中混合苦涩味，并非所有人都爱吃。茨菰皮实，只要是湿润之地，就蓬蓬勃勃地生长，一般长了茨菰的人家，收获的茨菰是吃不完的。我家已经有好多年不长茨菰了，前几年我舅舅用自行车驮了半蛇皮袋自家种的茨菰送来，我们一家都高兴。

小时候，家里一直长茨菰。大概是清明之后，农人会买来圆圆胖胖的茨菰，掐下尖尖的青白的嘴儿（也有单独卖的），插进缸盆里。缸盆里装着从河里捞的淤泥，油亮、黝黑而肥沃。农家小院内，一只土里土气的缸盆，便是培育茨菰苗的温床。茨菰茎粗叶大，颜色碧绿，箭头似的叶片朴实、讨喜。大概田里嫩蚕豆可以采摘时，茨菰苗就可以移栽了。

茨菰地一般不占自留地的面积，沟渠里，水田里，小河边，沼泽地，边边角角，条条块块，尽可以生长。在农人的眼里，每一寸土地都不能浪费，哪怕是水里的地也要充分利用。土乡人家，水里的角、莲藕、荸荠、高瓜，还有茨菰等等，让大地充实丰盈，让餐桌丰富多彩。

入冬，天气变冷，元旦前后，茨菰就可以挖了。这个时节，菜田里蔬菜品种不多，长得最多的是青菜、萝卜，茨菰的到来正好丰富菜篮子，弥补短缺。挖茨菰是件苦差事，冬日天冷，穿着单薄的靴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烂泥地里锹挖手拔，见到黑泥中泛黄泛青的茨菰，心中着实欢喜，寒意已去大半。大半筐的茨菰，挽在手臂沉甸甸的，可以吃到春节之后。

茨菰炒大蒜是寻常吃法，加点咸肉片更好。茨菰片吸足蒜香与咸肉香，掩盖了苦涩味，清香味被激发而愈加浓烈。从前，我们这一方人家在春节前会做一大盆茨菰烧肉，一大盆杂烩，当然还有一大盆斩肉。在天寒地冻的日子，这些大菜摆上十天八天也不坏。烧杂烩里要加一些茨菰片，才像一回事儿。茨菰烧肉很香，像萝卜一样，与肉香融合，也会生出生一种独特的香味，汤汁泡饭，油汪汪，香喷喷，不吃别的菜，也能干掉一碗大米饭。

茨菰炒肉片也不错。作家沈从文吃了夫人张兆和炒的一盘茨菰肉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沈先生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吃菜亦讲究“格”的高低，包括对于茨菰、土豆。北方盛产土豆，家乡盛产茨菰，茨菰听了沈先生的夸奖，一定将胸脯挺高。

作家汪曾祺是高邮人，高邮离我的家乡不远，在物产和饮食习惯上都接近。汪曾祺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好感，说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汪曾祺后来居住北京，因为久违，对茨菰有了感情，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很想家乡的雪。

茨菰滋味长，虽然苦涩，却蕴含浓浓的乡情！父亲腌制的咸菜可以吃了，家乡的茨菰早已上市，我也要去做道咸菜茨菰汤。

真想念旧时的雪夜。记忆里昏黄亮白，暮色由远及近，田园一点一点隐没。天渐渐暗下去，万物像失了魂魄，鸡鸣犬吠，牛羊在栏里吃草，猫窝在屋檐下，各种声音悄然隐在积雪中。依依炊烟自窗口浓浓涌向天上，先是汹涌沉沉的一团团，渐渐变淡，慢慢消散融入虚空。溪流自顾自在山沟里，水滴却凝在石缝成了冰晶。

黄昏时，邻人自集市买得酒菜踏步而归。雪地淡淡足迹，如白纸墨痕。庭院斗大的灯笼亮起，似燃火炬，雪白里有灯光，灯光里有雪白，雪色与灯光辉映。红尘世俗之乐有真意，当浮一白也。

少年乡居时，最喜欢下雪，午后朔风卷地，傍晚开始下雪子，一颗颗在地上滚动，终于飘起雪花。任雪下了一夜，闭门读书作文，天下可置之度外。清晨起床，窗台一簇簇雪，屋檐与树上低垂着冰凌。庭院一夜之间白了头，萝卜、白菜还有田间地头都白了，夏日十分葳蕤的构骨树也白了，泛着苍青。雪落满苍绿的香樟叶，落在肥硕的梧桐树上，棕榈一掌掌白，腊梅淡黄的花蕊结数点素心。瓦屋顶上下更有厚厚的雪，几天不见消融。伴雪而居，闲野皑皑，人茫然不知时序。每天夜里与祖父围炉而坐，乡野传奇一章章仿佛古老的旧画。这是有意思的。花月流水的独语，烟波浩渺的长歌，总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湛然虚明，天地间一白，忧乐由我。

有雪的夜晚，有月亮更好看。雪光与月光一起，雪光清凉，月光也清凉。轻盈的雪映着昏黄的月亮，满目清白。没有月亮的时候，天际满目星斗，是另外的况味。星光下弥漫着晴朗冰冷的气息，远处农家院里人影晃动，隐居着无数坛坛罐罐，家长里短，红彤彤的火炉熏了半天，方才满室春意。

天晴的日子，瓦檐融雪如覆水，像古老的更漏，昼夜滴答。偶尔积雪自屋顶轰泻下来，如奔马腾空而至，又像玉堆倾倒，那是时间滚滚的见证。日子一天天淡淡来去，该走的走，要来的来。

记得一年深冬，夜风已经透凉，突然飘起细雪。凛冽的夜，像幽深的古井，片片雪花如寒星点点沉落。雪花透过树枝零落地，一片片在灯下晶亮，又清素安静。庭前

名家专栏·大地岁时

雪下了一夜

胡竹峰

石头清凉，雪片静静扬下来，石头一半清幽，一半明媚，真是动人心肠。想告诉别人雪夜有多美，却遍寻不到。留在少年记忆的心绪又寂寞又旷远。

于一泓清冷里看雪，静中开花，开的是心花。雪里庄严，心中怡悦端然。雪下了一夜，山林闲寂，有冰霜气骨玉精神。冰霜气骨玉精神是好文章的质地，古人说柳宗元文章如玉佩琼琚。黄山谷论文，尤重从容中玉佩之音。过去的高人逸士，作山水自娱，常写雪景。寻常见惯的峦姿，积雪覆白，蓦地添出层叠来，寄托岁寒明洁的意思。

今年的雪一直未下，心里念叨了许久。前些天，好不容易有了寒风，听到冷冷意思，到底没有下雪，路边青霜簌簌，倒是厚了些许。每天翻唐人传奇，总舍不得看完，简素，古艳，奇崛，应该留几篇在雪夜里看。如此沉迷，毕竟趣味。

故乡的雪多年未见了，他乡的雪也是好的，天下处处有好雪。雪让天地静默，远处山脊镶玉，楼台檐角染白，万木失翠，宛然新生，平旦之气充盈。

冬天下点雪才有意思，小雪怡情，大雪壮怀。有时雪太大了，出门几十米竟也白

了头。人在城里，玩雪是奢侈事，比不得过去在乡下，可以玩山丘雪树林雪竹枝雪茶园雪草地雪庭院雪。

玩山丘雪如看古画，况味如明清山水手卷，底色是苍莽的。

雪天的山林，青白相间，浮漾湿湿的白光，青而苍绿，白而微明。清晨起来，站在屋檐下远望，看见那发白的山顶，大片的是绿的松，马尾松，密密匝匝。那些马尾松是乱长的，大小高低不一，一棵一棵挨着，依山势上下起伏。

竹枝雪是水墨小品。一枝雪，淡淡冷气袅在三五片竹叶上，况味如宋人宫廷画，尽显幽清之态。茶园里的雪一垄垄洁白，没有风，雪色下平静安谧。草地雪仿佛一张大宣，不忍落墨不敢落墨，不忍落脚不敢落脚。庭院雪最有趣，像个馒头。在山东初见枕头馍，枕头那么大，吓人一跳。

下大雪，庭院的荷叶缸中落满了雪，盆栽里落满了雪，老梅枯枝上的积雪一寸厚。

北国雪如豪侠，江南雪是文士。江南的雪是娇羞的，轻轻然，又像是旧时未出阁的少女，羞涩地飘舞着，落个半天，才放开胆子，肆意地撕棉扯絮簇簇而下。顷刻间，田野皑然。

雪片飞舞，伸手去接，直落掌心，一片又一片，湿漉漉的清凉。

江南的雪下满湖堤，下满板桥，下满勾栏瓦肆，下在农人的黑布衣上，下在文人的油纸伞上，下在乌篷船的斗篷上，也下在田间地头，下白了山尖，下白了塔顶，下肥了峡谷，下厚了屋檐。在白的世界，时间似已静止，只剩昼夜。

于一个南方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冬天里下一场雪更动人。一年后的再次重逢，雪色依旧，人事全非，颇有一番思量。独临雪于屋檐下，泡杯热茶，默默打理着往日岁月遗留在体内的燥热、喧嚣与不安，聆听雪落大地的声响。

午后，流连于水乡弄堂。窄长的石板路，灰褐色的老墙，墙角边有菊花盆。菊花残了，枝干兀自立在雪白里。空气里没有什么声音，巷子停滞在旧时雪色的意兴阑珊和波澜不惊中。

空旷的大路边，天空泛出灰蓝色。



《莺歌海渔民》(油画) 林国华作

烟火珠崖

奇幻石虎滩

王锡均

在万泉河中下游南岸正村壟坎下，有一片从村里一直延伸到万泉河边的沙滩，名叫石虎滩。历史上，它就颇负盛名，近年来，它更成为游人蜂拥光顾的河滩露营地。

石虎滩之得名，源于万泉河北岸有座石虎岭，岭上有块石虎巨石。这块巨石从岭覆盖的榛莽苍绿丛中突然冒出。远观酷似一只巨虎雄姿，从岭上腾跃而下，止伏于河边，似欲下河饮水之状。它成为万泉河中一处奇特的自然景观。

在这块石虎巨石上，有古代名人题字“勒石”，故而成为万泉河中一处奇绝的历史人文景观。在石虎石顶端，刻有“同治庆云王景朝”题刻的“步瀛洲”三个大字。史料记载：王景朝，石虎岭对南正村人，字庆云，号少军，清同治年间保举同知（六品），当官期间，返乡省亲，乘船过河，登石虎岭时被美景所述，于石上刻“步瀛洲”三个大字。在石虎石王景朝题字下端，刻有“文炳”二字。大字底下刻有“同治癸酉吉日，琼镇刘成元题”两行小字。此刘成元，亦是了不起的人物。史料有载：清同治元年，思河（今琼中县）山民首领何哑万父子，招匪持剑，率犯定安雷二图（今龙江蒙养、石壁地区）进行抢掠。地方组织民团与之搏斗，却屡战屡败。1872年6月，琼州镇守带兵数千，在万泉河合口咀战斗中，将何哑万擒拿。刘成元平乱有功，心情舒畅，乘船游览万泉河，登石虎岭观石虎奇观。一时兴起，他挥笔题下“文炳”两字刻于石上，抒发人生抱负。时至今日，这些刻石题字，已成为历史积淀中的人文印记。凡到石虎滩观光旅游者，多乘船登石虎岭，触摸石虎

南正村及石虎岭附近的村民都视这片河滩为一块沾有虎气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人们都前往拥抱它，触摸它。人们在滩上寻觅各种生活乐趣，演绎种种充满野趣的生活情调与河滩文化。

石虎滩，是有灵气的河滩。它对龙江、石壁乃至万泉河下游的蓝山文堂、北岸的文曲等学校的师生，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学校常在暑假时期，组织学生到石虎滩上露营，体验在滩上的野外生活。参加露营的，多是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太阳落山时刻，进入河滩，搬石垒灶做饭。夜晚来临，便聚于滩上，燃起篝火，把一串串鲜猪肉鲜牛肉放到火上烤。这些用酱料腌制过的肉串，在河风扇起的篝火

中，滋滋作响。一时漫起一股诱人的香味。这些小学生吃得好香，吃出了河滩的野趣。

群迷人的是“睡滩”。曾记得，当年的一群小学生，在河滩上捉迷藏，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玩腻了累了，一个个在河滩上，铺上席子进行“睡滩”。他们不着急入睡，只在河滩上躺着，享受软绵绵的河滩沙床的温馨，仰头看天上的流云，看云中又进又出的月亮，数点天上的星星。任凭河滩上送来嗖嗖凉风的亲吻。数着数着，便一个进入了梦乡。

时光荏苒，如今，这群孩子已经变成了老爷爷老奶奶。但童年时这个充满野趣的夜晚，他们铭刻于心，至今还津津乐道。

近年来，石虎滩成游人露营的“基地”。周末时，总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驾车进入石虎滩，体验沉睡于山水间的露营生活。石虎滩，真的成为了充满野趣的露营基地。

秋天时，我和友人来到石虎滩。夜幕下，河滩上一派灯光闪烁。依稀看见一座座白色帆布帐篷散布在河滩上，帐篷里人影进进出出。临河处，一溜儿竖立的河滩灯光秀。那闪闪烁烁的灯光，照向河面，隐约看见黑河面上，有粼粼的波纹。河边有喷泉。喷泉在水底灯光映照下升腾起一股股蓝黛色又虚幻的水雾，美极了。在这蓝色水雾的映照下，可见对岸河边雄踞的石虎雄姿，十分奇妙。

我们正沉迷于滩边夜色时，忽听河滩西边大戏台传来锣鼓急敲的响声——这是琼剧开演的前奏。我们远眺戏台，但见戏台下不断有人拿着凳子入场，择地而坐。原来，是琼剧《林攀桂》即将上演。

诗路花语

老码头

文博

老码头，换上了新的容颜，但灵魂和体内的底色不变。东坡酒楼从宋词中走来。

它站在河海相会的岸边，迎今送古，南渡江携带着昨天的光阴奔涌而来。

正门楼上老码头大字引向明天的远处慢道上，往回走，遇见那个岸上追赶船舶的少年，吊船上卸下的货物和满载希望的期待，吊船上卸下一站，如一句古诗的韵味在水中起伏，回放多少脚步奔走的声音。此时，东坡先生的《别海南黎民表》从历史的深处漂泊而来，夹杂东坡肉的斑斑的暗香，让游子在此驻足打卡，注视着老码头，人群依然来来往往，属于我的中年的光景还有多少，是去年的，还是更久远的，河水把我推向更辽阔的大海，而我只想回到老码头，回到古老渡口的旧时光。

露兜树，一首有品质的诗

杨兹举

海边沙地宽松的版面，收集不少这样的稿子：草海桐，仙人掌，龙血树一丛丛，一簇簇，露兜树只是其中之一。

都是大海这部鸿篇巨著，溅落的故事边角料，或者是些远离高潮的朴素词语。

但露兜树仍然是一首有品质的诗，大海的内涵与浪漫，赋予它非凡诗意。

当阳光被锐利锯齿条分缕析，灿烂的粉末，随螺旋的曲笔勾勒，层叠出海风吹拂的条形影迹，凝练橘红色的成熟主题。

确切沧海有遗珠，读海人在收拾佳句。

春联

徐永清

经历一年风雨的春联，颜色泛白，纸张已皱，气息已弱，像晚年的老人，静默地靠在门口，回顾平淡又独特的一年，纸张在风中抖动的声音，絮絮叨叨，一个永远倔强的家长，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嫩芽。

掉落的黄叶融进潮湿的土地，新的种子埋进黄叶的沧桑里，春联更换，气象更新，一年又一年地祝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无需宣告生活的信念，只是坚毅地在黑色笔墨里挺立，家门在春联里平安，从这里出发，不管走多远，游子对故土的依恋，一如红纸黑字对新年的诺言。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